

英漢對照·世界名著

* 125 *

紅 字

The Scarlet Letter

by NATHANIEL HAWTHORNE

霍 桑 原 著
陳 頗 得 譯

民間傳說·世界名著

■ 2002 ■

紅 字

BY NATHANIEL HAWTHORNE

◎ 2002年10月出版
◎ 定價：25.00元

英漢對照·世界名著

紅字

The Scarlet Letter

霍桑原著
陳頗得譯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紅 字

精裝本基本定價二元五角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霍 桑
譯述者：陳 頗
發行人：黃 開
發行者：正 文 書 局
印刷者：正 文 書 局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五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戶第五九六一號
電話：七八一四〇六

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一七〇七號

納遜尼·霍桑小傳

倫敦「雅典報」(Athenaeum)的編輯亨利·柯爾利(Henry Chorley)對十九世紀初葉美國文壇上的人物，曾作過這麼一段評語：「在美國當時的大作家中，其能與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堪相伯仲的，那要首推霍桑了。」而在霍桑同時代的權威作家愛倫·坡對霍氏也曾帶着由衷的敬意稱譽他說：「霍桑顯著的特質是：他在他的小說文學上，能夠充份發揮他那種可貴的發明、創造、理想和無比的創作力……他實在要算是一個多方面的創作長材。」

然而霍桑的寫作生涯如何？以及他是怎樣才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的呢？那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坎坷潦倒，艱辛備嘗！」

一八〇四年，他誕生於麻省賽冷(Salem Massachusetts)的一個望族的家裡。他的高祖是個軍人，在一六三〇年自英國移居到美國；為人耿直，不畏權貴，霍桑曾在他的文章裡極力表揚祖德，引以為榮。四傳到霍桑的父親，却是個航海家，

所以他們父子會面的時間很少，而且他三歲時就不幸喪父，所遺財產有限，靠着他的舅父代理經營，因此他們母子才免遭凍餒。他還有姊妹各一，他們都非常相親相愛。

霍桑從小便是個沉默寡言的孩子，唯一的嗜好就是愛讀書。九歲因為在學校玩足球傷了足，一病就是三年之久，但並沒因而輟學。到了十二歲時就隨着母親遷居到雷夢德 (Raymond)，那是他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三年；因為除了讀書之外，他還能遍遊附近的名山大湖——那兒是風景幽美而絕佳的所在，他後來曾自況地說過：「我在那兒的生活，像海濶天空的一隻飛鳥。」

他從雷夢德回到故鄉賽冷又讀了幾年書，這時便開始寫作小詩，並且用筆抄印一種小型的週刊，叫做「觀察報」(The Inspector) 那是完全仿效當年大報中的「觀察報」。他在那份週刊上所寫的論文，也極盡模仿的能事，並且帶了很多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諷刺筆調；這份小型的讀物，是在親友間銷行的，雖然祇不過出版了僅僅是一個月，但由此可見他對寫作興趣之濃以及將來所以能夠成名的植基之深厚實在不是出之於偶然和倖致的。

霍桑廿四歲攻讀於坡多印大學 (Bowdoin college) 時結識了朗佛羅和皮爾斯。畢業後，他的舅父要他經營商業，被他

拒絕了；但他自己既不樂於做律師，更無心去搞政治，結果還是決心以寫作為生，所以就重回故鄉，埋頭苦讀。正如我國對讀書人常說的所謂「十年寒窗之苦」一樣，他潛心修習了整整地十二個寒暑；他曾自命這個時期為「枯苦的時代」（Solitary years 1825—1837）。在這段時期裡，他不獨實行作家的「三多訣門」—多讀，多寫，多看，而且把他遍遊新英格蘭各地名勝的所見所聞，都非常細心地一一寫在他的記事冊裡；因此這對他後來所寫的小說所以能夠充滿着那麼多的靈感，豐富的材料，和切合時宜的背景。無疑的，他的記事冊實在有如他一份寶貴的礦藏。

他初期幾次所出版的小說，都遭受了失敗的挫折。直到一八二九年才因獲知於「信號」（Token）報的主筆，允以美金卅五元的代價，刊出他一萬二千字的「溫文的孩子」（The gentle boy），並且以後也曾陸續刊登過他的幾篇稿子，但報館不願讓讀者只看他一個人所寫的文章，所以以後的稿子，雖然不妨僅管仍由他來寫，但每篇稿子上都沒有署上作者的眞名字，甚至連筆名也沒有；爲此，霍桑曾經感慨地說：「我是美國文人中最湮沒無聞的一員！」

到了一八三六年，他才算結束了他的「枯苦的年代」。此前，那是一段坎坷潦倒、命途多舛的際遇；此後他之所以能夠

一躍而成爲文壇的巨子，那是幸得他的一位同學，而且又是一個知音的朋友名叫何力子·畢列志的鼓勵和幫助，他慫恿霍桑自行出版，他又暗中先代霍桑墊付三千二百五十元給出版商特律奇（Goodrich）—（信號報）的發行人及編輯—作爲出版損失的保證金。霍桑便從他十年來所寫的卅六篇故事和散文中，選出了十八篇來印成一個單行本，題名爲「舊事重述」（Twice told tales），並且用着自己的真名來問世。當時他還蒙在鼓裡，以爲古氏不好貨而談仁義，居然肯冒險代他印行這次的單行本，所以在印初版時，還想作「卷頭語」來歌頌他的大德，後由畢列志作梗，始作罷論。這事發生在他卅二歲；換言之，他湮沒無聞已經半世了，因爲他到一八六四年便已去世，享年六十而已。

由於「舊事重述」一書的問世，遂即奠定了霍氏在文壇上不朽的聲譽與地位。這點在開始時便曾介紹過了，倫敦「雅典報」編輯亨利·柯爾利和愛倫·坡都對霍桑的成功交相讚揚；此外，還有當時美國的一位偉大的詩人朗佛羅（Longfellow）於一八三七年在他讀了「舊事重述」以後，他也曾誠懇地說：「這確是個後起之秀的一個了不起的一個大作家！」霍桑因此贈他一本簽名的書，而他們就成爲莫逆之交。

霍桑的妻子—莎菲亞·皮波荻（Sophia Peabody）是個

有教養而有超越論主義傾向的女子；她不但通曉拉丁、希臘以及猶太等多種的文字，並且又精於繪畫和彫刻等藝術。雖然她的身體孱弱，健康不良，但却是個惹人憐愛的美貌的女子。霍桑爲她所傾倒，他爲追求能得到她的愛心，他足足費了四個年頭的時光才達到他與她結爲夫婦的目的，一八四二年七月九日，當他們在波士頓舉行婚禮後，夫妻倆便即日乘馬車移居到康考特（Concord）。

他們小家庭的經濟狀況，一直是拮据的，尤其是在他們第一個愛女柔娜（Una）出生時，負擔更行加重；然而窮文士的清苦生活，他們夫婦却能安貧若素地而過着悠哉遊哉的日子。這時他先後又印行了第三文集「老曼司的苔痕（Mosses from old Manse 1846）」，這是紀念他們婚後所居的「老曼司」的房屋。除此又編過一本「非洲巡航記」（Journal of African Cruiser）這本書一來是報答他的知友畢列志的施惠，二來也是自己娛樂的寫作，同時他的家庭生活費用也需要多賺點錢來貼補。「非洲巡航記」原是畢列志任職海軍旗艦在非洲西岸巡視時所作的遊記，而再由霍氏來編輯和潤色的。

在政治生活方面，由於畢列志的汲引，霍桑做過賽冷區的測量官兼港口稅務稽查員，年俸一二〇〇美元；他曾函謝這個知友說：「我似別人一樣，有着一個忠實的朋友。」他另一個

老友披亞斯競選總統；他曾自告奮勇爲披氏作自傳；披氏當選後，一八五三年霍桑被任爲駐英利物浦（Liverpool）的領事；四年後他離職時，已儲金達三萬美元。這時他無官一身輕了，爲了一舒他十多年來爲貧苦而掙扎的困擾的身心，於一八五八年便挈妻携子到意大利去，做了一年時間的頗不寒酸的遊客。

他的代表作品另有：

駐英札記（The English note - book）

雲石牧神（The Marcle faun 1860）

英版：蛻變（Fransformation）

著名的短篇小說：

青春之泉（Dr, Herdegger s Experiment）

雪影（The snow Image 1851）

驚夢記（The Ambitious guest）

胎記（The Berthmark）

怪醫的女兒（Rappaccainis, daughter）

毛羽頂——一個警世的傳說（Feathertop,

巧奪天工（The arsisit of the beautiful）

人面石（The great stone face）

最享名的長篇巨著是：

紅色A字 (The scarlet Letter 1850)

七角樓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

布萊斯得農場的浪漫史 (The Bilithedale Romance
1852)

兒兒童故事：

譚戈渥德故事 (Tangle wood Tales, etc)

我們的老家 (our old home 1863)

霍桑是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九日逝世於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的旅途中，當時祇有老友披亞斯同行；他的家屬都不曾親視含殮。

總之，霍桑的一生，對家人，對朋友，對國家都是懷着一種古道熱腸的：因為他是百分之百的文人，所以他在對他的言行相符上，無時不是在力求其實踐。他所作的文章，正像他的自我批評說『所作的故事全是「心裡的傳奇」』；所以他不像普通的寫實派那樣專以社會及世界事件為前提，他是以深入「我們共同天性中的深淵」為目標的，這是他自己所標榜出來的話。因此，對人類的自傲、自私、自滿、甚至過份的自尊，都用細膩的筆調，靈活的詞句，幽默的韻致，作為旁敲側擊的文章，勝過嬉笑怒罵的指摘。

CONTENTS

THE CUSTOM HOUSE. INTRODUCTION	1
1. THE PRISON DOOR	8
2. THE MARKET PLACE	9
3. THE RECOGNITION	15
4. THE INTERVIEW	22
5. HESTER AT HER NEEDLE	27
6. PEARL	32
7. THE GOVERNOR'S HALL	38
8. THE FAIRY CHILD AND THE MINISTER	40
9. THE DOCTOR	47
10. THE DOCTOR AND HIS PATIENT	52
11. THE INTERIOR OF A HEART	58
12. A WATCH IN THE NIGHT	62
13. ANOTHER VIEW OF HESTER	67
14. HESTER AND THE PHYSICIAN	72
15. HESTER AND PEARL	76
16. A WALK IN THE FOREST	79
17. SHEPHERD AND SHEEP	83
18. A FLOOD OF SUNSHINE	88
19. THE CHILD AND THE MINISTER	91
20. THE MINISTER'S MIND FOLLOWS STRANGE PATHS	94
21. THE NEW ENGLAND HOLIDAY	99
22. THE PROCESSION	104
23. THE REVELATION	110
24. CONCLUSION	117

目 錄

楔子	1
第一章 獄門	8
第二章 市場	9
第三章 認識	15
第四章 會面	22
第五章 海斯特做女紅	27
第六章 珠兒	32
第七章 州長的大廳	38
第八章 小仙子與牧師	40
第九章 醫生	47
第十章 醫生和其病人	52
第十一章 內心深處	58
第十二章 夜遊	62
第十三章 海斯特的另一面	67
第十四章 海斯特與醫生	72
第十五章 海斯特與珠兒	76
第十六章 林中散步	79
第十七章 牧師與教民	83
第十八章 滿眼陽光	88
第十九章 珠兒與牧師	91
第二十章 迷惑的牧師	94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蘭的節目	99
第二十二章 遊行	105
第二十三章 水落石出	110
第二十四章 結局	117

INTRODUCTION

The Custom House

IT IS A LITTLE REMARKABLE that, although I do not talk very much about myself and my affairs even to my friends, an impulse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me to explain how I happened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lthough it is quite unreasonable to form a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a place as uninteresting as the old town of Salem, I feel great affection for it. The sentiment is probably due to the deep roots which my family has sunk into the soil there. It is now nearly 225 years since the first man of my name made his appearance in the wild settlement that later became a city.

That man and his son had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ritan*, both good and evil. They are remembered in history more for their severity than for any of their better qualities.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ever asked pardon of Heaven for their cruelties or are now suffering for them in another state of being. Therefore I, their representative, take their shame upon myself and

紅 字

楔子

海關

我很少對朋友談起我自己和我的事情，但一種對大眾宣佈自傳的衝動，却曾佔據了我的心，使我說出以下的故事，這真是有點兒稀奇。

雖然要像對賽倫這般沒趣的舊城鎮，構成一種感情的連繫是很沒道理的，但我對它却很為眷戀。這種情操，大概起於我的家庭在那泥土裡打下了深入的根株。自從我一姓中最早的一個人，出現在這荒蠻的殖民地（後來成爲一個城市）以來，到現在已經將近兩百二十五年了。

那個人和他的子孫都具有一切清教徒的特質，好的壞的兼具。歷史上所記載有關他們的惡行，要比善行爲多。我不曉得他們是否曾求過上天饒恕他們的殘酷；也不知他們如今在另一世界裡，是否正在爲這些惡行而受苦。然而身爲他們的代表人的我，總要引他們爲自己的恥辱，並且所求凡是加在他們身上

pray that any curse falling upon them may be removed.

Doubtless, however, either of these stern Puritans would have considered that my appearance in the family line was sufficient punishment for their sins. "What is he?" murmurs one gray ghost to another. "A writer of story books! Is that any way to give glory to God and service to man?" And yet, though they may scorn me, my nature is very much like theirs.

It was chiefly my strange attachment for my native town that brought me back to fill the position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n Uncle Sam's Custom House. On one fine summer morning, I was introduced to the group of gentlemen who were to aid me in my weighty responsibility.

I doubt greatly whether any public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had such a body of ancients under his orders as myself. Most of them were old sea captains who, after being tossed on every sea, had finally drifted into this quiet port where, with little to disturb them, they seemed to enjoy a second youth.

Of course, there were younger men among them who were strong and able, and superior to the life they were leading. But most of them were boring old souls who had gathered nothing worth keeping from their varied experience of life. They spoke with far more interest of their morning's breakfast or of tomorrow's dinner than of the shipwreck of forty or fifty years ago, and all of the world's wonders which they had witnessed with their youthful eyes.

的咀咒可以從此撤銷。

然而，無疑的，這些嚴肅的清教徒心裡總要認為，家族中生出了像我這樣的人來，也便是他們的罪惡的充分報應了。「他是什麼樣的人？」我的祖宗中，一個灰色的鬼魂對另一個含糊地說道：「小說作家！這對上帝的光榮和人類的福祉有什麼貢獻呢？」然而他們雖然會輕視我，但我的性情却非常的像他們。

主要的也是因為我這種的對家鄉的眷戀，才使得我在美國海關裡，補了一個行政主任的要職。在一個晴朗的早上，我就被介紹給那一群將要襄助我的重大責任的紳士們。

我很懷疑，美國的任何公吏曾否像我這樣，有這麼一大群老練的屬員聽我指揮的。他們大多數是老船長，經歷了一切海上的顛簸，最後終於飄泊到這幽靜的角落來。由於很少受到騷擾，他們似乎都在享受第二度的青春。

當然，在他們中也有些健壯和幹練的年輕人。可是他們大多數的精神都衰老，不曾從他們的各種生活經驗中，拾取值得保存的什麼。要他們談談四五十年前的破船事件，以及他們年輕時所曾目擊的一切世界奇觀，他們總覺得不如談談當天的早餐，或昨天，今天或明天的晚餐興趣來得濃厚些。